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二五

新平知

知學

PDG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吳伯豐 必大

熹衰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似太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爲者而已鄙見如此不識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

見甚欵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治近有萬君入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得從遊也喜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荊州之計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

答吳伯豐

用力下一本無之意二字

讀書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

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况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開立議論番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知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爲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槩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越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橫渠先生象記得舊傳蜀中本時云亦有御史象今却不
記曾見與不見歲久不復可得其真但當蕪收以見區區
尊仰之意而已但去歲此時同遭論列今又適以此時相
見亦可笑也李衛公書如此正不足傳顧其全書遂不復
可見殊可惜耳廬陵近數得書一病不輕且幸已平復也
金溪一向不得書亦省應吞之煩

皇極辨併往此亦一破千古之惑可錄一本送正淳皆勿
廣爲佳耳

答吳伯豐

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
者

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

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無精力辦得只煩伯豐爲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脫

周南

樛木

樂只

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下

鄰

載馳

無我有尤

尤過也三字合附衆入字下無以我爲有過雖爾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

王

中谷有蕓

遇人之不淑矣

淑善也三字合後在數矣字下

以上畧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者却刪去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桑

篇中第二章注中已畧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中未解可採用其說著於補脫卷中却刪去桑柔篇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

大序先生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必大竊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爲先王則恐讀者不能無疑

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芣苢首薄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曰芣苢曰擷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

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

或於補脫中附入亦可也

麟之趾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吁嗟麟兮為指誰耶

正指公子而言耳

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順

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君子偕老象之掃也字書云掃整髻釵也是否

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或補脫中附之

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

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

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

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庇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

類也

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

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幽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爲勸風勸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

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

畿內諸侯矣

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間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狹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

家室家邦亦趣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

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爲誰

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那緩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

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爲齊也未知是否

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集注謂三子之對夫子無貶辭則皆許之矣而又載程子之說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與二說似相牴牾以愚意索之豈非許之者以其材足以有爲而其不與者則未能合已之

志歟

不與者不若於曾皙有與點之言耳以孰能爲大之語觀之不害於許其才之可用也

程子又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

這氣象也蓋謂子路之意未免有所作爲而曾點所言則皆行其所無事耳使子路有見於此一皆循其理之所當然而不以己意參焉則即曾點之氣象矣然必大觀夫子所以哂子路者特以其言之不讓而已如冉有公西赤之言非不知讓者遂謂之能達此道理可乎必大於此蓋屢致思而有未能灼然者

子路地位已高故見得此理則其進不可量求赤之讓乃見子路被哂而然非實有見也又其地位與曾點之地位甚遠雖知讓之爲美此外更有多少事耶

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

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

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

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曰吾於此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

此說甚善然聖人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

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強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

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

也

侯氏所以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爲取舍必無所違乎其德以義決者即事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其宜未知是否此說得之然細看侯氏說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答吳伯豐

所示諸說別紙報去但且如此推究玩味久當自有得也但前書偶尋未見以其闕亦有合報去者今不暇也蘇氏詩傳比之諸家若爲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覺有惹絆

處耳所欲抄集傳緣後來更欲修改一二處且令住寫會
須到官方得寫去也廬陵之計令人痛惜亦苦多事至今
未得遣人去也趙守舊相識但不曾通書然亦政不必如
此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
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護求寬假
所屈愈多也沙隨程丈書來甚相知云居頗相鄰想時相
見也姜叔權曾相見否資稟篤實不易得近得書亦甚進
能與之遊當有益也子耕當已歸豫章時得書否正淳必
已赴省矣後來所講如何向來議論似亦傷太快不子細
也伯豐所論甚詳密朋友少及之者更冀勉力副衰朽之
望官事更宜加意此後恐音問浸遠難通切祝爲親自愛

答吳伯豐

大學諸說皆善可以補或問之缺矣但毋自欺乃解誠其
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
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
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

純粹至善者也其立辭猶曰純粹是至善云耳至善二
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

通書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
不同

注云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必大向者侍教時雖已
畧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之
會也所謂中即禮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
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固在其中然恐初

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更詳下一語如何

元亨利貞分配仁義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只如此說
意亦自見

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不曰二氣
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非但彊爲
之名耳

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
實一實者不相礙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
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
中初無是說

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恐當

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予細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透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

繼而有師命沙隨云師非師旅之師是師友之師蓋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也

兩說未知孰是且缺之亦無害孟子初見齊王便有去志但以有師命不可請故雖少留而終不受祿以至將去而

王乃有授孟子室之說孟子遂不受而竟去恐不得以授室爲師命也且若果然亦何不可以請之有乎

決汝漢排淮泗

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奧義不足深論况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汝水終不入江則排淮泗而後汝漢得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沈存中引李翱南來錄言唐時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汝淮泗水皆從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漸深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彊說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邗溝初非禹迹且若如此則淮又不能專達於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沈說終亦不能通也
宴安之說無之味其言似是無垢句法

中庸或問不誤只是文字拙遊不足以達其意耳必有是

心之實當連下文讀之乃通如更覺難曉即上句在天者下更添一決字在人者下更添一容字如何

答吳伯豐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答吳伯豐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閑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

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却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踈也正淳書煩爲附便渠看得文字却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却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脩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略下少功夫庶不誤後人枉費心力也

答吳伯豐

衰晚遭此禍故殊不可堪既未即死又且得隨分支吾謀葬撫孤觸事傷害不如無生也昨承惠書并致奠禮哀感深矣一向無便無從附報但有馳情比想秋清侍奉之餘宦學增勝沙隨諸書及茶已領便還未有物可奉報也此

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其處山水清邃可喜陳師道伯脩兩殿院之故里也又有吳仲感名賁常與古靈薦目中亦其里人也若得粗了便可歌哭於斯但用度百出非元料所及亦覺費力耳

答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尚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祠然恐或不得請即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効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疆矣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

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答吳伯豐

巧言令色鮮矣仁游曰使其人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愚謂人之習於不善固無不可反之理然巧令之人又焉有志在於善者是必悔過遷善不復有巧令之習則其志始可得而信耳游氏蓋牽於鮮之爲少而委曲以失之

孔子之意正指人爲巧言令色之時其心已不存耳若能自反則豈不足以爲仁又豈止於鮮仁耶游氏此說無病只是不揆著本文正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爲禽犢以資發冢託貞以酬僞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

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貞如

游氏之譏也

謝氏曰小人過於行事君子過於性情此蓋言君子於過能辨之於早耳然行事之過在君子亦恐有未能盡免者惟改之而已如子路之過使止在於性情之微則已自知之可也它人何由而告之乎

性情之發即爲行事行事之本即爲性情但有深淺耳以此分君子小人自是衍說經之本指不在是也

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

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久矣良乃善心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

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

曰程子之說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耳以詩考之雅頌二南之外辭蕩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爲言固不可槩以爲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其意而後讀之則是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所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教耶以是觀之程子之言雖簡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集注之云固所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

行之無邪必其心之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此程子之意也

范說至矣特王心無爲以守至正一語似贅何也削之則盡美矣

此是經筵進說似亦無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謝氏謂苟不至於不違之地則與羣弟子無以異者竊恐抑揚太過且以孔門諸子言之所謂至於不違之地者顏子一人而已如謝之說則是羣弟子雖朝夕親炙乎聖人之側與未嘗親見聖人者無以異也

謝氏抑揚誠若太過然亦有此理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曰學欲默識心通也苟徒出入乎口耳之間而不致思焉則何以致知其言不思之蔽則善矣而所以語學者則有所未盡夫學專言之則無夫致知力行之兩端若對思而言則致知爲思而學云者蓋力行之謂也今周氏以出入乎口耳者爲學則學豈誦說而已乎使止於是又何所安耶謝氏曰思知之

事也學習之事也此說得之而集注身不親歷之云尤
明白矣然程子經解亦曰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似亦
以學爲講論問辨之事何耶然程子固曰博學之云云
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其不專以講誦爲學審矣經解所
言反似不若語錄之密如以殆爲勞義亦無考或者傳
寫不能無誤云

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
之專主乎探索也以殆爲勞無所見歐陽公用此殆字又
似怠字皆不可曉不若從古說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或問云謝氏所論鬼神之意學者
所宜深考也今取其說而讀之其義精矣蓋鬼神者二
氣之良能也所謂神者陽之爲也所謂鬼者陰之爲也

故其聚而生來而伸者皆曰神而在人則竄氣爲神陽之屬也散而死反而歸皆曰鬼而在人則體魄爲鬼陰之屬也天地山川風雷祖考凡曰鬼神云者亦不越是二端而已故事鬼神者必致其敬發其情有以極其在我之誠而後在彼者有來格之理蓋神人之交皆以是氣而爲感通使誠之在我者無以致之則彼之發揚于上者亦何自而聚哉然則鬼神之有無揆之吾誠可矣知此則知謝氏格之遠之之說矣蓋其不可者理也格之遠之皆吾心之所不容欺者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皆謂人實致之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而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惟仁知之合者可以制祀典苟不察其理之可

不可而祭非其鬼則惑之甚矣世之惑者蓋皆求鬼神於茫昧恍惚之間而不知其所以致之者實在於我故也測度而言未知近否

大槩得之更宜涵泳似更有未細密處大抵陰陽有以循環言者有以對待言者須錯綜分合都無窒礙乃爲得之子曰君子無所爭周氏於前篇君子不器及此章皆曰君子以仁成名者也然則凡言君子之事者皆可以仁之說推之矣恐解經不當如是之拘也

此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

子曰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以習而能力不可以疆而至集注改容節作中字既不以中爲貫革矣則所謂中者抑如張子所謂不貫革而墜於地者其中鵠爲可

知之意否

張子說是儀禮大射鄉射皆以中爲勝非止以容節之得失爲勝負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皆善但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鬼神之說思之甚精但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者則非是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

答吳伯豐

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必大嘗因書以問正淳正淳荅
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爲子孫者能以祖考之
遺體致其誠敬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真有此理也
然必大嘗讀大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
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
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
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
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
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
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
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

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
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
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
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
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
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
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類
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
發揚于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理而不及氣若
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則所謂以類而爲感應者
益滉漾而不可識矣敢再此仰瀆尊聽欲望更賜一言
以釋所蔽不勝萬幸

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詳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真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汨沒也正淳所論誠爲踈畧然恐辭或未盡其意耳

答吳伯豐

長沙除命再辭不獲尚有少疑未敢決爲去計亦會足疾微動未容拜受且看旬日如何也所示疑義皆精密可喜已一一報去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會者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以通念爲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畧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

知約正父莊子相聚甚善前日亦已寄書約正父來官所
修纂禮書是時雖未敢決赴長沙然已乞換小郡計必在
江湖間也今若成爲湖外之行當踐此約不知渠如何也
南康諸書後來頗復有所更改義理無窮儘看儘有恨此
衰年來日無幾不能卒究其業正有望於諸賢而於其間
如伯豐者尤未易得也正淳書來亦有意於衡嶽之遊甚
幸甚幸子耕久聞其病未得端的且喜向安也商伯所論
恨聞之晚然亦但恨語侵黃文叔彼罵邪氣者亦不足恤
矣

答吳伯豐

熹始計不審誤爲此來交事之後憂恐萬端旋復奉諱哀
殞之餘惴慄尤甚寢驚夢愕便覺斬頭完骨已在面前矣

以此百事不敢措意前月半後宣布霑恩始有復生之望
方欲修召覓魄爲所欲爲則召命忽來不復可措手矣禮
書又失此機會良可歎息奈何奈何今此之行亦且歸家
俟祠請之報未知如何萬一須出自度亦豈能有補於時
空得胥胥往來之譏耳

答吳伯豐

久不聞問數因廬陵親舊問訊得吳漕書乃云已到而暫
歸深以爲念今承專使惠書得聞詳實殊以爲慰也來書
去住似未定而來人却云已卜近日迎侍之官如此則亦
甚便不知定以幾時到官也揚子直爲守呂子約劉季章
許景陽皆可與遊糾掾程允夫官亦未滿尚得從容亦可
樂也熹今夏一病幾死今幸少安然目苦内障左已不復

見物右亦漸昏度更數月即不復可觀書矣辭職告老未
得請而向來嘗議贛陵今聞議相先後者皆已行遣勢不
容已前月末間已上章自劾寬恩容可追責言路決不相
容旬日間當有所處但因此得遂鑄削便是得請他不敢
有所與矣南卿子耕見愛殊厚然告老乃向來病中危殆
只從本州保明陳乞意謂朝廷意其已死必便依例降勅
不謂乃爾再乞不遂今且休矣論事之傳却未敢發然亦
臣子職分所當爲自愧見義不明臨事無勇耳近報復爾
計旬月間又須有一番行遣嶺海之間不落窠臼矣老拙或
不免隨衆經由當得欵會也孟子誤字俟更點勘改定近
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此
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諸疑義

畧爲條析心目俱昏不能精審有未安處更反覆之爲佳
大學中庸近看得一過舊說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論也

答吳伯豐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目愈
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間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間亦
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予細往往
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
却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
數之間已粗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
熟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
此廬陵劉丞去必便有的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况與
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悉已疏去它未盡者後便幸續寄示旋得允佳多則擁併恐看得草草也正淳因書爲致意不知渠後來所進如何此間朋友亦未見有頴脫不羣者而又外有他虞恐不能久相聚也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本原上益加涵養收歛之功耳

答吳伯豐

煮老老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尚賴寬恩得安田里然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快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

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答吳伯豐

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決故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

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梁惠王上第三章楊氏謂自不違農時至喪死無憾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故爲王道之始必大謂使民無憾決非但有其心無其政者之所能致也恐當如集註

云爲治之初法制未備耳

此說是

仁者無敵楊氏曰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誰與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必大謂楊說蓋自論仁及之非正解此章之指楊氏蓋言仁之理如此孟子乃即事以言夫行仁之效與楊氏說小不同亦是

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氏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也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一國必大謂二者所遇不同而應之皆出於理之所當然其規模固有廣狹然其智者私於一國則非畏天之旨矣仁智之辨當別有

說

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
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勾踐意思自不同也

第四章范氏曰若行王政雖明堂可以勿毀何況於雪
宮必大謂若如范氏之說是明堂反不若雪宮之當存
也恐未安

明堂非諸侯所宜有故范說如此

公孫丑第二章程子評橫渠之言曰由明以至誠此句
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
無失類如此必大謂程子意蓋謂即誠之體而明之用
已著不待由此以至之也只我知言一句已盡者謂於
天下之言既能盡識之則其心之無蔽者可不言而喻

矣此誠即明之謂也

程子意是如此但所引孟子之意不可曉姑闕之可也
明道曰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必大謂自上
天之載至脩道之教皆一理也言氣者蓋又於此理之
中即人之運用勇決者言之此氣一出正大之理即上
天之載因人而著見者也

此說得之

伊川曰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
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此言天人
一體凡入之所爲皆天也如子之幹蠱乃以父母之體
爲之豈得謂之吾有助於父母耶故曰凡言充塞云只
是指而示之云耳

亦得之

明道曰道有冲漠氣象此道字與義字相對蓋指其體而未及於用也冲漠云者蓋無朕可見之意

同上

伊川曰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必大謂非偶合一義遂可掩取其氣而有之也伊川之說疑當云非以義襲於外而取之集義有事與勿忘也義襲正之與助長也集義所生非特知氣之不可卒取而義內非外亦瞭然矣若夫義襲真告子之見也

同上

橫渠曰詖辭徇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於蕪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

難呂氏以申韓爲詖馬遷之類爲淫楊墨夷惠爲邪莊
周浮屠爲遁南軒以告子爲詖楊墨爲邪莊列爲淫遁
今集註則以四者爲相因而無所分屬是異端必兼此
四者而有之必大謂浮屠之言則詖淫邪遁之尤者然
呂氏以夷惠爲邪恐未爲當

橫渠論釋氏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
邪此語勝其他分析之說然未詳其相因之序而錯言之
亦未盡善也

第五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此等制度皆不可詳大抵邑居者必有廛稅市區亦應有
之耳

第六章伊川曰心生道也此謂天地之心而人得以爲

心者蓋天地只是以生爲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謂有理而後有氣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即所謂滿
腔子是惻隱之心者也

得之

明道見顧道記問甚博曰賢可謂玩物喪志謝不覺身
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據謝之愧報謂之
羞惡可也而以爲惻隱何哉蓋此雖爲羞惡之事而所
以能爲羞惡者乃自夫心之德愛之理發之此惻隱所
以包四端

同上

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
是氣必大謂信者實有此仁義禮智而已至理元亨利

貞也至於孟子所謂氣既曰配義與道則是氣也似有體段形器之可言恐不與信之理同未知是否

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之言如此

公孫丑下第二章楊曰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則士於其時無適而非君也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有不爲臣之義必大謂不俟駕孟子蓋謂當仕有官職者其有不爲臣之義者士之未嘗仕者也然亦有徃役之義則亦無非臣也若如楊說則天下爲一之時士不復可遂其高而周衰列國之臣無委質之節矣

此論得之近者程沙隨深詆王蠲忠臣不事兩君之言竊

疑其言之失將啓萬世不忠之弊夫出疆載質乃士之不得已曾謂以是爲常耶楚漢之間陳平猶得多心之誚况平世乎

滕文公上第三章周人百畝而徹集注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必太謂井田與溝洫之制不同而近時永嘉諸公及余正父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

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且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

後彼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

滕文公下第九章問退之讀墨篇如何伊川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又曰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

伊川曰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必大管聞克己者乃所以復禮也伊川此言乃分爲二事何耶

此等或有爲而言如以事上接下而言忠恕也要之有病

不可便以爲通論也

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爲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爲行未成者歟

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

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有此意

離婁上第二章程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必大疑此語猶所謂公則一私則萬殊之意

此說是

第十三章橫渠曰太公伯夷避紂皆不徒然及歸文王

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王伐紂皆不徒然必
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以聞其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爲
此而出也

亦是

第二十三章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伊尹之於太
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心者然其效乃遲之於三
年之後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於齊梁魯衛之君終
不能改於其德後世若子房魏謏亦近能格君者蓋亦
幸遇二君之好謀能聽耳必大謂孟子之言理則然矣
而未見其人也

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
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

術相役魏謚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二十七章仁之實義之實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事兄爲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

此說是

第十二章橫渠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求歸於嬰兒也此只是還淳反樸之意

橫渠此說恐非孟子本意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後顏放開不然却只是守必大

觀顏子之學具體而微矣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肯懷擺脫得開始得必大竊謂固滯狹隘固不足以及適道然不勉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以此爲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

明道之語亦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開也曾點之肯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擺脫使開也有意擺脫則亦不能得開而非所以爲曾點矣上蔡說恐不緝密生病痛也

第十五章橫渠曰約者天下至精至微之理也然曰學者必先守其至約又曰不必待博學而後至于約其先

固守于約也必大謂精微之理必問辨攻索而後得之
決不容以徑造橫渠之說恐別有謂

未博學而先守約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
要之言也

范氏於楊雄之說取舍不同恐楊氏之說爲常

楊說是

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
心而所行皆從此出已字恐未瑩

已字只作本字爲佳

第二十章程子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
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上云文王望治而未
之見下却云民由夫治而不知何也

望治之說恐不然

又曰世邇忘遠謂遠邇之人人事也而橫渠以祭祀當之又以不世邇爲取紂之事乃有罪不敢赦之義恐牽合不如程子說

此通人與事而言世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畧之意

橫渠云湯放桀惟有不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又曰帝臣不蔽執中也又曰執中者不爲退讓過越之事也其意蓋曰湯之事既未嘗越亦無所退讓以大公之心而行其所當然此其所以爲執中爾

橫渠之意應是如此孟子之意則未必然也

又曰不世邇不忘遠敬事也是不敢忽易之意否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

程張皆以望道爲望治集注謂文王求道之切如此必大謂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堯舜猶以爲病文王之心即此心也不知是否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

二十三章可以取必大謂取之傷庶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

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王彥輔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可以對死者也明道曰不然義無對

義不當偏與死對而可別與不義爲對

二十六章楊氏之說自相牴牾

楊氏類多如此疑其見之未明而精力亦有不逮處耳

答吳伯豐

必大鄉因楊氏謂舜自怨其不能盡孝以感動父母而以孟子所以論小弁者辨之伏蒙批誨云程子亦以舜之怨與小弁不同更思之必大已悉尊意及以孟子二章讀之其叙舜之事與辨小弁之說其爲不同甚明二怨字之義非特不可並觀蓋小弁猶是人子之常情而舜之怨則盛德之事非常情所可及也

得之

必大於說中嘗疑舜象憂喜一段與孔子微服過宋事似不相類未詳伊川並舉而例言之意伏蒙批誨以孟

子莫非命也一章之意推之則可見矣必大竊謂象雖不能殺舜然彼既有是心在舜豈得不爲之憂蓋必如是然後謂之盡道與孔子微服過宋事正相類苟付之於命而在我者不自盡焉則與死於桎梏無以異矣莫非命也只說得微服過宋等舜之事乃是雖知其將殺已而不能自己其親愛之心亦是並行不悖處而其類自不同也

聖人之於天道必大說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伏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爲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

此解固未爲倒但似終費注脚幹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答吳伯豐

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讒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稟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稟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爲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

仁之於父子一段兩嘗請教然終有未能安者近見錢
判官文子以仁而施於父子宜相親愛以義而施於君
臣宜相契合吾既有禮矣則賓主之際必然見答吾既
有智矣則賢者之交必然見知以至德爲聖人則保佑
眷顧之休亦天道之所宜昭格者也而事乃有甚不然
者姑舉聖人於天道言之堯湯之水旱孔孟之困窮是
也夫是以謂之命然其在吾性所當盡者初不可以自
已如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類故曰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如此解得聖人於天道一句與上四句頗順
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前輩有如此說者與集注之說亦不甚異但所謂命有內
外之不同耳又智之於賢者若如此解即語勢倒而不順

須如橫渠之說乃佳可更詳之

答吳伯豐

又聞攝事都幕想亦隨事有以及入但趨舍之決是乃舜
聽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著力非他
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選書如所謂五氣之盛衰猶足
爲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今所援引乃是舉輕
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所疑也恐是不曾子細看
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向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
此之情而虛爲是說說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
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他病只
是心地不虛戀著舊時窠窟故爲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
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

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閑雜
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
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
也且道孟子裏還曾有一字說浩氣之體段即是道義之流行否編禮直卿必已詳道曲
折祭禮嚮來亦已畧定篇目今具別紙幸與寶之商量依
此下手編定尋的便旋寄來容畧看過須得旋寄旋看乃佳蓋看多恐不子
細又免已成後改費工夫也却送去附入音疏便成全書也直卿所寄
來喪禮用工甚勤但不合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全
然不成片段又久不送來至十分都了方寄到故不免從
頭再整頓過一番方畧成文字此可以爲戒也

祭禮

廟制一

以王制祭法等篇爲首說廟制處凡若此類者皆附之自爲一篇以補經文之闕

特牲二

依冠昏禮附記及
它書親切可證者

少牢三

同上

有司四

同上

祭義五

以本篇言士大夫之祭者為主諸篇似此者
皆附之本篇中間有言天子諸侯禮處却後

統入祭

九獻六

以大宗伯篇首掌先王之目為主而以禮運
禮之大成一章附之周禮及禮記中如此類

者皆附其後如周禮運人醢人司尊彝之屬
正與禮運相表裏禮運篇已寫去在直御處

可更考之依此篇定如禘祫之義則
春秋纂例中趙伯循說亦當按載

郊社二

以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之目為主凡諸篇
中言此類者皆附之如皇王大紀中論郊社

亦當收
入住疏後

祭統八

以本篇言諸侯天子之禘者為主凡諸篇言
郊廟祀饗之義者皆附其後篇內言士大夫

之禮與却後
在祭義篇內

或別立祭祀一篇凡統言祭禮如王制篇內一段周禮
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目及今禮記祭法篇
但除去篇目凡似此類者冠於廟制之前不注而逐篇
數句入祭統本文再出者乃附注疏如何

王制乃通有夏商之法當爲首周禮次之禮記燔柴
以下又次之此爲總括祭祀之禮而廟制以下各隨
事爲篇由賤以及貴前數類皆然也

答吳伯豐

熹前日奉書說祭禮篇目內郊社篇中當附見逸禮中雷
一條此文散在月令注疏中今已拆開不見本文次序然
以中雷名篇必是以此章爲首今亦當以此爲首而戶竈
門行以次繼之皆以注中所引爲經而疏爲注其首章即

以逸禮中雷冠之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書有此篇亦存羊之意也疏中有其篇名必是唐初其尚書在今遂不復見甚可嘆也

答吳伯豐

編禮有緒深以爲喜或有的便望早寄來心力日短目力日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力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見成書與否深可歎也再論浩氣語甚的當切中子約之病然猶未悟書來怛不已不可爬梳雖已竭力告之恐未必能相信也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寶之不及

別書編禮想用功不輟煩爲致意也

答姜叔權大中

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蓋其實雖非二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爲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爲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爲說耳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郭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麤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所謂識察

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爲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間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鹵滅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

知仁爲愛之理則當知義爲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爲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爲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又以仁爲性之全德則與方君所謂天理之統體者無一字不相似又

以爲仁爲心體之流行發見則與方君之流動發生之端緒皆以仁爲已發之用矣又何足以相譏乎方君循其本循其用數語自無病而亦非之恐未安也

答姜叔權

所喻益見灑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答姜叔權

示喻日用工夫甚善然若論實下工夫處却使許多名字不著須更趨要約而自然不害衆理之默契乃爲佳耳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蓋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

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彊假耶

答姜叔權

所云既真實而又無妄鄙意初不如此只是兩下互說夾持令分明耳如云至公無我至公即是無我無我即是至公豈可言既至公而又無我耶

答姜叔權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恠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湏且盡底放下令宵中平實無此等竒持意想方

是正當也

答汪長孺德輔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畧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爲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大抵長孺之性失於太快故多不盡彼此之情而語氣粗率無和平溫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語枝葉之小

病也

方君第二說只解易傳意畧有未當處其他所論首尾相救表裏相資所得爲多長孺率然攻之而所以攻之之說乃不能出乎方君之所言者若因其說還以自攻則亦不知所以自解矣且方君之語意溫厚詳審而長孺之詞氣輕易躁率以此而論則其得失又有在也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性之四端所謂情也孟子言之詳矣今日仁義禮智性之四端則性又何物耶知方君流動發生之端爲非而不自知仁義禮智爲四端之失何其工於知人而拙於察己耶方君謂仁者天理之統體其統體字固有病而指仁爲性則無失今并非之而又自爲之說曰若謂發生處即是仁庶其近於程子之意

則其失亦不異於流動發生之云而與程子發處乃情之言大相反矣凡此更當深玩而徐究析之未可容易輕肆排抵也其論方君不當以當然之理爲義則是而自謂欲處其當者爲義則非其謂方君不當以見於外者爲義則是而自謂理之始發於心者爲仁則又非也

答汪長孺

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畧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頰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汪長孺

詳此二說長孺所論爲近之然語言之間有未簡潔處大抵明道先生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叔權引援太廣反汨正意更宜相與評之大學定靜乃學者所得之次第本文意自分明與太極說中言聖人事者字雖偶同然指意迥別不當引以爲證也

答汪長孺別紙

大學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二句章句注解新舊說不同

若如舊說則物格之後更無下功夫處向後許多經傳皆爲刺語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來說得之

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天陽也氣也所以高也地陰也質也所以深也鬼神變化不測可謂幽矣然造化流行昭著上下豈非顯耶

鬼幽神顯

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如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又曰如欲爲孝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先生補經文乃只說窮其理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但用後一說耳

何如

見得不容已處便是所以然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一物之理，格即一事之知。至固無在彼在此。

謹終追遠，注曰：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德輔恐此章止爲化民，不見有自爲之意。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爲化民而後爲之也。故已德厚而民德亦歸，趣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間隱然有此意也。恭近於禮，先生或問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恥辱德輔以爲若如此，則恭敬非其本心之自然矣。又曰：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自取，恥辱德輔謂恭而過，則有巽在牀下之失，而不近於禮。若夫不及，則謂之不恭矣。又烏可責之近於禮哉。

若說爲恭者，本不求遠，耻辱則有子不必如此說，而巽在

牀下失禮於人皆不足計矣此說偏蔽粗率非聖賢之意也又如後說則有子之意只防其過不憂其不及亦是此病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爲勸戒非謂詩人爲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

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節二字爲中字不知如何

揚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二字以補其闕耳

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

及外親則不知如何

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鬼鬼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門行人之所用有動靜作也故古人祀之不知然否

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蕪統陰陽就一祀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兩在故不測其義如何

神無所不在或陰或陽故曰兩在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

衆也注云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
事君事長使民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修於家則三
教者成於國矣詳經之文與注之意蓋言事父與君之
理一也事兄與長之理一也慈幼與使衆之理一也能
孝於父則人化其孝而知所以事君能弟於兄則人化
其弟而知所以事長能慈其幼則人化其慈而知所以
使衆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又曰三行者修於家則
三教者成於國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自然而然而然也然
經文又引康誥如保赤子而云何也注曰此言慈幼
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蓋作經者又發明
孝弟慈人之本心有是三者舉斯加彼初無二致但舉
慈幼一端以見其理之實同而非指名齊家之人又推

慈幼之心以使衆也今考之或問乃有曰言此以明在上之人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至於教成於國而凡從政者皆以是爲心焉民之不得其所非所患矣則似以爲齊家之人又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然後教成於國與前注三行修於家而三教自成於國之說不同豈非或問自是發明推心之意不與前注相關但教成二字偶用之耳不審然否

此說甚善舊亦疑所解有未安者得此甚快而此間諸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確也

答汪長孺

色斯之舉細詢曲折果未中節然事已往不足深念但當謹之於後凡事審諦乃佳耳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

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
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
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
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
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
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竒特庶幾可掾今又
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恠多端一向走
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答李叔文

熹到官之初首辱惠顧陳義甚高顧恨未及少款而從者
遽去悵想迄今向者妄以學職延致正欲借重賢德以化
邑人不謂滯留豫章未得歸視講席茲辱惠問良以嘆恨

熹衰病抗拙不堪俯仰前月已上祠請命下即行矣代者石侯學行才力皆有以過人者其爲政尤以教化爲先務異時來歸共圖所以發明墜緒興起頽俗固爲未晚幸勿以今日之未暇而遽有所辭避也周子書近思錄各一本納上暇日試深玩之餘惟珍重千萬之懇

荅李叔文

熹奉別忽許久每深嚮往之懷奉告獲聞比日清秋尊獲萬福爲慰秋試不得賢者爲重深以爲恨初見考官說恐在小榜中旣又不然殊不可曉葉學錄能誦首章遠過今所取者相與嘆惜此正未足爲左右輕重也示諭知府丈台意極知不當再三煩瀆然恐向後米貴則此所出金亦自折閱耳已囑法曹面懇更望老兄左右之也郡中所糴

不佳已聞之今亦一面作處置度至仲冬不致遽壞即無慮矣它諭諄悉深荷留念當悉施行放旱通計須及七分若逐戶全損自不妨全放也何時入城冀得款晤民間利害有聞願悉見告尤所深望也

荅李叔文

熹杜門竊食貧病不足言但操存玩索之功雖不敢廢而未見有以進於前日以是憂愧殆無以見朋友也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相望千里何時復得從容反覆如往時耶更願益加待守之功以求義理之歸是所願望

荅李叔文

喻及爲學次第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
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
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
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
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
切照管不令放出即又又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
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
歎美之辭乃胡氏說大非孟子本意今亦未須論但看孟
子本說足矣此不是要解說性字蓋是要理會此物善惡
教自家信得及做得功夫不遲疑耳

荅葉求卿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

緼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伊川謂只此一事可師矣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而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伊川先生之意以溫故知新止是一事若謝先生之言則以溫故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

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非拘物踐迹者之所爲如是則氣象似不窄狹與伊川之說不同未審孰是

伊川先生之意蓋以爲此事可師非人能此即可師也所謂只此一事者亦非謂溫故知新只是一事故其解又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則是以溫故知新爲二事而欲人之師此言耳然於文義有所未安謝說又失之過高要之此章正與學記所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者相對試更思之

起予者商也詳觀諸先生說皆以謂禮果可後愚竊謂乎者疑辭也禮後乎猶言禮不可後也故夫子曰起予若使子夏順從夫子之意則不可謂之起予未知是否此章之說楊氏得之禮不可後者非是夫子方言繪事後

素而子夏於其言外發明禮後之意非但順從而已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者何文也或曰以學文飾之未審是否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不但以爲飾而已也

子曰巧言令色詩取令儀令色何也

論語與詩人之意所指各異當玩繹其上下文意以求之不可只如此摘出一兩字看也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疆私家得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告之如此尹氏謂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以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爲武伯言尹氏

則爲衆人言未知孰是

孟武伯固必有以遺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則未可知也聖人之言固必切於其人之身然亦未有衆人不可通行之理也

義之與比伊川先生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直是不入或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否

義之與比但言惟義是從耳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則親比之恐非文意然言義之與比則決不從不義可知如不及如探湯固是當然然此語意本寬未須看得如此迫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三年無改於父所行

君子之道可也若其所行小人之道其亦三年無改乎
適所以重父於不義孝子果如是乎

游尹之說得之可熟玩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儒謂子貢多
言之人故以此告之未審是否

或當有此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者雜楊墨諸子百家而
言之或曰攻治乎異端謂學而行之適所以害先王之
正道也如斯而已乎言先王之正道不得行於世也或
曰攻乎異端之學而不學焉其爲害先王之正道者已
正而不作不能爲害先王之正道也未審孰是

伊川先生范氏說得之已字只是助辭不訓止也

已正之
疑止

字之
誤

觀過斯知仁矣過而知仁何也

伊川先生及尹氏說盡之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或人問禘而夫子曰不知而又曰知
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是夫子深知之也
或曰夫子言不知以躋禧公爲魯諱也又曰知其說者
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明其知而不言雖
然其說如此聖人之意深矣幸乞指教

此章呂氏說爲得之但云不可盡知則非此所云爲魯諱
者恐不然又云明其知而不言則尤非所以言聖人之心
矣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何也

前輩說射不主皮儀禮大射篇文爲力不同科者夫子解禮所以如此者爲人之力不同科故也此說得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侯先生曰古之學者非獨言之皆是實能踐履未能踐履而言之所以耻也或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意同

侯氏是矣所引子路事亦近之但不甚切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伊川先生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

果可以盡一一果止於忠恕乎

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爲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爲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語錄云子貢問賜也何如是自矜其長而孔子則以瑚璉之器答之者瑚璉施之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四方可使與賓客言也或者謂子貢因孔子許子賤以君子哉若人之語子貢意孔子不以君子許之而遂有賜也何如之問而孔子以瑚璉之

器許之者是未許其爲君子也抑嘗聞君子不器之說
是以疑之

二說初不相妨但自矜其長意夫子不以君子許之之意
則子貢不應若是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

云

語錄謂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

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
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或曰思而
不正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

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
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云

伊川言天下有至

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此言顏

子能反身所以有天下之至樂伊川又言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二說孰是

前說至矣後說非不善但恐看者不子細便入老佛去耳
李文子三思而後行云云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

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

孰謂微生高直

云云

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

謂無曰直微生高以直聞而夫子因乞醯知其不直夫審其所以養心者豈在大哉或者謂直無妄之謂也誠

之一字由無妄入若微生高未至夫無妄所以如此若至誠則無他事矣未知如何

無妄即誠由無妄入者非也此章之說范氏得之所以害其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爲痛切日用之間不可不常警省也

荅都昌縣學諸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吾夫子言冉雍仁而不佞蓋冉雍亦顏子之倫也閔子辭費宰冉雍爲季氏宰何也

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之論夷惠伊尹可見然冉雍仁而不佞非夫子之言亦不可以此一句定其爲顏子之倫

也

十室之邑范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不誣人也不如丘之好學者不自誣也尹氏又云忠信質也人誰無質乎

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蓋其意以爲夫子不應自謂人不
如已蓋不察夫聖人而自處以好學爲貶已甚矣范氏誣
人自誣之說亦是贅語尹氏人誰無質亦非是此蓋言美
質人或有之耳

仲弓問子桑伯子敬事而信矣而仲弓之言有以契吾
夫子之心是以其言爲然

居敬之敬與敬事之敬不同試更思之大凡讀書只可以
義理求聖賢之意切忌如此牽合說了便無餘味使人不

長進

子游爲武城宰謝先生言未嘗至於偃室蓋其意不爲溫儒以媚悅人或者謂澹臺簡易正大之人也謝說得之矣

滅明二事當熟玩味其氣象不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學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明道先生曰好之者如遊他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或者謂此理唯顏子好學不改其樂得之矣

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者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分有得力處只如此引證殊無益也

樊遲問知樊遲之問一也而夫子對之不同何也

孔門問同答異者多樊遲三問仁再問智答之皆不同必有說矣然且當逐處理會令有歸著即自然見得所答不同之意今不曉其逐段指意而遽欲論其異同既於已分無益亦終不得聖人之意也

天厭之伊川既言猶天喪予矣語錄又言天厭吾道或人謂從語錄之說是夫子有怨天之意學者疑之

天喪予即與天厭吾道無異不容是此而非彼然此章之義恐只合從古注說及范說

述而不作夫子自比於老彭不言他事而止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言古人猶不作猶好古推而上之是古人行事未嘗無所本也

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耳推而上之以下云云恐本無此意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范先生曰仁唯克己復禮無欲者能之苟有願乎其外不足以爲仁故非三子所及也或者謂子路冉有公西華非不仁也蓋吾夫子不輕以仁予人亦不輕以不仁絕人故於三子爲不知其仁唯宰予爲不仁者孝弟爲仁之本既短喪矣孝安在哉是本不立不仁孰甚焉

當從范氏之說不輕與絕之說亦未端的宰予不仁若無孝弟爲仁之本一句却如何說大凡說書求義須就實事上看出道理來方有得力處若如此引證要作何用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墮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
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
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既摹即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
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脩即就本脩去不可即復磨去
亦無緊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閒
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唱導不以彼
己之私介於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
且革心矣

考異

答吳伯豐別可到中庸到一作

一向攢了攢下一
有看字

管仲於公子糾

一云云

作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

其輔之非義故也故聖人不以責

若子路之事孔

悝蓋亦不得謂之正者結纓之死不傷勇否必大竊

謂子路之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

難可也事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爲去就乃曰吾於

此云

云

答姜叔權正謂此也

此一

下有聞與長孺俱爲廬阜之行甚

喜渠亦以爲叔權於此不免過疑然其爲說又似草

草未足以釋賢者之所疑也向來所論方君之說有

未盡者具於長孺書中計必見之更有可論無惜痛
相反覆彼此有得也

可疆假耶此下方賓王之說昨日方得荅之今錄去
有未安處却幸喻及沙隨孟子已領文義考證間尚
有少疑處臨行冗甚未暇條折前途稍暇當具出託
爲宛轉求教也

荅汪長孺別紙來說得之此後有舊說靜以爲心不妄
動而今改之者蓋心雖不可妄動然動之以正者則
不能無而不妄動三字包靜字不過今日不外馳則
心常在腔子裏而靜意可見矣

得之

射不主皮容節可習而能此下力不可強而至

答李叔文是所願望也
此下有便遽草草奉報不究所欲言

荅都昌縣學諸生試更思之
此後有子貢問貧而無諂富

而無驕孔子謂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子貢引詩
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孔子即以始可與言詩與
之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夫子荅之以繪事
後素子夏因有禮後乎之對夫子不惟以可與言詩
與之且曰起予者云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書

問答

一本作知舊
門人問答

答劉公度 孟容

示喻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

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答劉公度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辨異論闢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爲欲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發耶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耶今者紛紛正爲論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衡州之去爲有邂逅政不須深自懲創便相學不說話也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所喻衡州數句爲已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劉公度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答劉公度

見喻舊見不甚分明更欲別作家計未知底裏果是如何但此事別無竒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

別求見解即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君舉春間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數可數

答劉公度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今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拯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

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答劉仲升

別紙所示李章議論殊不可曉恐不至如此之謬却是仲
升聽得不分明記得不予細語脉間轉却他本意不然則
真非吾之所敢知矣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但務存養者即
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
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
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
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
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
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李章
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却

是人心道心思理思事等說大段害事若如其言即是四
端之發皆屬人心而頑然不動者方是道心所謂格物者
只是分別動與不動而不復計其動之是否矣此於體道
之要入德之門皆有所妨決然不是道理無疑但如仲升
則又墮在支離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當於理
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功
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湏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
耶子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當如此剖
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所論語孟兩條亦似未安
此等處且玩索見在意趣不湏如此立說枉費心力也

荅劉仲升

所論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湏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

眞實意味也。顏子之樂原憲之間，此等處說時各是一義。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自無克伐怨欲之根。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但未知仲升平日所用功夫如何耳。此不可不勉也。

答劉季章

劉袁州不謂遂止於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純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嘆服。益見袁州之知人交道之不污也。更望始終此志，使其後人有以承繼前人之志，千萬之幸也。文會規模只如舊耶？或有小改易也。此間朋友只令專一自看一書，有疑問處却與商量，似却不枉費功夫。然亦未見卓然可望者，殊可慮也。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
曾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
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熹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
知竟如何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
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劉季章

講會想仍舊尊者何書此書附廬陵葉尉渠此中人時有
往來之便有疑可講不待面諭但覺得季章意思急迫不
寬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
礙人知見也

答劉季章

熹去歲入都不能兩月略無報效罷遣而歸深以自愧今幸復得祠祿杜門養痾足以待盡無足言者但衰病愈甚左目已盲其右亦昏此數日來幾全不見物矣深欲整頓舊書而病愈如此則所謂有補於將來者亦不復可期矣

答劉季璋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逸邈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答劉季章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疆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冊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喜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况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答劉季章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令靠裏著實做工夫爲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

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
脉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
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
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喜則衰病
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
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
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劉季章

王晉輔來求其尊人銘文久已齟舌何敢爲此以其再來
不免題其行狀之後少答其意又慮其便欲刊刻流布則
大不便已作書力戒之矣渠又說欲得鄙文編次鋟木此
雖未必果然亦不可有此聲恐渠後生未更事不識時勢

不知此是大禍之機或致脫疎書中又不敢深說恐欲蓋而愈章敢煩爲痛說此利害當此時節只得杜門讀書潛形匿迹豈可爲此喧譁以自取禍耶况如老拙蹤迹又比仁里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默其理勢不難曉也只如今所題跋亦切不可便將出與人看又刻石鑄板二事并望痛爲止之千萬至懇至懇此杜元凱所謂既作之後又復隱諱以避患者固爲可笑然亦以子約之故無以荅其意而浸淫至此全藉賢者相與致力遏其橫流千萬幸也

答劉季章

郊霈已行不知黨錮諸人果得及雞竿下坐否所論配義與道其說甚當所以孟子下文便言是集義所生者此正

如來喻之意也但子約終看不透殊不可曉前日已爲極力言之不知其信得及否也

答劉季章

省闈不合浩然西歸無愧於心所得多矣甚賀甚賀公度

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如近日王與之龜齡之子

雷季仲陳和父皆以力請得去又何嘗有人苦留之也潘

友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爲君

子退不能爲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憤悶也子約想時相

聚渠近書來頗能向裏用力然亦有小未善已爲詳說又

之必自見得也景陽前此已嘗附書今不暇再作煩爲致

意近日目昏今日又加手痛作字頗費力也承欲就文義

事物上做功夫甚善然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他文義體

當不可先立已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

答劉季章

晉輔亦開敏有志趣不易得但涉學尚淺志氣輕率須痛與切磨爲佳耳大學中庸看得如何大學近修改一兩處旦夕須就板改定斷手即奉寄也比闕邸狀時論似寢平榛中蜿蜒稍稍引去但恐主人意不堅牢或有反覆即其禍愈甚耳

答劉季章

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恠但恨平生功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思一旦斷絕

更爲後賢之憂耳劉五十哥且得如此攬撥結裏向後事不可知但願前人遺德有以誘其衷者庶幾可望於後耳言之令人於邑短氣也時論靜作不常子壽事後又有舊爭之激其黨稍違忤者已不能容旦夕必更有一番聳動觀聽底事以扶國是覺得懔懔未知所稅駕處但朋友來者無可拒之理得早行遣了亦是一事收殺也子約幸逢寬恩且得有北歸之漸其實高安窮僻無朋友過從之益書疏往來之便却未必得如廬陵也益公寄惠六一集纂次讎正之功勤亦至矣古人所謂後世子雲者信非虛語然亦正自難遇耳

答劉季章

讀書只隨書文訓釋玩味意自深長今人却是背却經文

橫生它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來喻似已覺此病者更望勉旃千萬之望然又當以草畧苟且爲戒所謂隨看便起是非之心此句最說著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逃閃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答劉季章

熹不免果如所料餘年無幾區區舊學足以自娛不能深以爲念也若後段則安能保其必無耶所示五條各已附以已意大抵來喻於事理情實多是不曾究竟而專以輕重深淺爲言故不親切更以此意推類求之則可見矣未盡善也注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某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

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查滓至於感格發
露著于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

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
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
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
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固非不仁者之所能爲聖
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今因夫子之不許其仁而
遂疑二子之忠清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而猶未免
乎怨悔之私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亦有不盡之意矣
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爲仁此
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即不知忠清與

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注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子既聖之論豈非極至歟詳本文之意說得雖輕然如此解得又似太過如何

正爲合若聖與仁一段着見得不厭不倦非極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衆人不同故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說可更詳之

未可與權集註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

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

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即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

賈受之愬不行焉注云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某竊恐解得言詞太峻人非昏暴之甚亦未遽至此而乃云因子張之失而告之不惟形容得子張太過且言外求意亦非解經之體如何

且論事理還是如此與否不須疑怕觸忤子張也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悲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向聞餘論似多以利隨義而言今細思之恐意脉中帶得偏僻病患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近得益公書聞且寓晉輔家甚善所欲改字已別報去前書竟未得下落也文集之議當已罷止此實於彼無益而於此不便衰老扶病如此又豈能更去廣南行脚耶千萬力爲止之更勉其著實爲學勿爲此等慕名徇外之事方

是吾人氣象也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致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物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已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湏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如於雅意尚未有契可更因書極論勿遽罷休乃所望也

答劉季章

熹再啓熹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餌雖不敢驟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喻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踈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

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况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踈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貞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即寄去王晉輔好且勸它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

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劉季章

熹歲前得益公書報吳伯豐病瘡甚危適得子約書乃聞其計深爲傷痛近年朋友讀書講學如此君者絕不易得此爲可惜不但交遊之私情也聞後事深荷老兄與無疑周全之足見朋友之義

答劉季章

熹今春大病幾不能起今幸小康然尚未能平步也初意若得未死且當屏棄書冊虛心待盡今又覺不能頓爾捐去亦苦頭緒太多不是老年活計徐當以漸節減也益公

清健可喜近吝其書論范文正公墓碑事以病草草今始能究其說然自覺語言有過當處不知能不相恠否也伯豐初亦不知其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於講論辦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止於此殊可痛惜今承來喻又得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幸遽失此人餘子紛紛纔有毛髮利害便章皇失措進退無門亦何足爲軒輊耶疾少間亦可漸理舊聞向前進步否博文約禮不可偏廢雖孔子之教顏氏之學不過是此二事更惟勉旃乃所深望也

答劉季章

熹今年一病狼狽入夏方粗可支吾但衰憊殊甚講貫之樂只一二朋友在此訓導諸孫時時整頓得舊書訓詁間

有差誤而已禮書四散未得會聚參校其它亦更有合料理文字覺得精力不逮皆不復敢萌意矣賢者作何功夫因書幸及一二

答劉季章

禮書此數日來方得下手已整頓得十餘篇但無人抄寫爲梳蓋可借人處皆畏僞學之污染而不肯借其力可以相助者又皆在遠而不副近急不免雇人寫但資用不饒無以奉此費耳

答劉季章

益公處所懇是先人墓碑幸垂念但行狀它人未見之更告爲言及得不示外人爲幸也又前書求精舍大字及呈一二文字語次幸并扣之大字願早拜賜鄙文幸痛培擊

也

答許景陽

一別十年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决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它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與陳伯堅

沙縣寄到新刻賁沈文字畫精神非桂本之比此書流傳足使世之聾盲者有所警覺稍知觸淨非小補也但恐木本或不耐久耳瓊學記文鄙拙不足有所發明亦緣韓兄將滿方遣人來恐其代去匆匆草成不能滿意耳垂諭舊書云深愧率爾當時之言蓋亦有爲而發以今觀之學者但當深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考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即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遽欲窮之恐如河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爲釋氏矣愚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胡季隨近到此數日明敏有志甚可喜也

答胡季履大壯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
得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歎耳今承
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
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驚於虛名而不求
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
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
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
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
與講之有所未安却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
庭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於名願
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胡季隨

大特

易傳平淡縝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須先有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昨見文叔處所錄近文恐看得文字未子細無意味也不必遠求但看知言是下多少工夫不如此散漫泛說無歸宿也龜山易舊亦有寫本此便不甚的未暇檢尋奉寄不知詹丈所舉不同者何事因風詳論此等處正好商榷也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答胡季隨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已
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易
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
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
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
却不錯也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
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
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
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
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
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
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却是

三四十年身所親歷今日粗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
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諭不能俟其徹頭
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熹
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
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
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畧看一過便謂事
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
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方編得
畧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
確實痛切今却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
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
耳

答胡季隨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詩六義本文極明白而自注疏以來汨之如將已理之絲重加棼亂近世諸老先生亦殊不覺不知何故如此中間有答潘恭叔問說此甚詳可更扣之當見曲折蓋不如此即六義之名無所用之當時自不必分別祇益紛拏無補於事也近修詩說別有一段今錄去大槩亦與前說相似恐或可參照耳學問大頭緒固要商量而似此技節合理會者亦不爲少未得面論徒增耿耿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
絕文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
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
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
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叔恭所論似是見熹舊說
而有此疑疑得大槩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
誠爲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
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
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
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
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
非謂所聞見處却可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
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

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
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
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
最是緊切充不可不下工夫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
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
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
處畧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
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
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
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
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愼恐
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
麤脯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
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間常說工夫極至之地窮高
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熹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

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精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
謂功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已之獨能
知此而以它人爲不知也以爲人不可到則是已亦其自
處於不能也如此則凡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
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間然其實亦無以大相
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
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
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鬪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
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
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
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要就此未純熟處
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爲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

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
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
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詳評之也

答胡季隨

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

養功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

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

後

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過人欲也已發之後蓋指已發之時

對未發而言故云已發之後

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工是如此否友恭字恭叔

此說甚善

惟能加涵養之功則自然有省察之實

同椿伯壽

此說好然說未透

戒懼乃所以慎獨也。涵養省察之際，皆所當然。未發之前，不容著力；只當下涵養工夫來，教得之省察。於已發之時，此句之病，蔡叔已言之矣。正所以存天理，過人欲也。恐不可分一之

作兩事說，則不害於相通。作一事說，則重複矣。不可分中，却要見得不可分處。若是全不可分，中庸何故重複說作兩節。

已發之後，立語自覺未穩。今欲改作欲發之時，然欲發即不屬靜，不屬動。又欲改作已發之初。友恭

作欲發是，但亦不是。欲發時節，別換一心來省察他，只是此箇全體戒懼底略更開眼耳。

戒謹恐懼，慎獨統而言之。雖只是道，都是涵養工夫分

而言之則各有所指獨云者它人不知已所獨知之時
正友恭所謂已發之初者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未
發之前無一毫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
已未說到過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
處不放過即是過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得言者如此分
說自見端的

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
一事而實相爲用也

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所只須涵養纔發處便
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

此數句是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若就聖人言之聖人能致中和

則天高地下萬物莫不得其所如風雨不時山夷谷埋
皆天地不位萌者折胎者闕皆萬物不育就吾身言之
若能於致字用工則俯仰無愧一身之間自然和暢矣
此說甚實

極其中則大經正大本立而上下位矣極其和則事事
物物各得其宜而萬物育矣一之

此只說得前一截若聖人不得位便只得如此其理亦無
虧欠但事上有不足爾

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叔恭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非常之變也

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

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

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准得到極處也

省察於欲發之時平日工夫不至而欲臨時下手不亦晚乎大時

若如此說則是臨時都不照管不知平日又如何做工夫也

竊謂操存涵養乃脩身之根本學者操存涵養便是未發之前工夫在其中矣凡省察於已發正所以求不失其操存涵養者也學者於是二者不可缺一然操存涵

養乃其本也諸友互相點檢多得之然却不曾推出所謂根本故論未發之前者竟歸於茫然無著力處或欲推於欲發之初省察則又似略平日之素或兼涵養省察言之者又似鶻突包籠

此一段差勝然亦未有的當見處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也定

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

未發之時能體所謂中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則發而中節始可言矣而中和未易識也

未發之前纔要體所謂中則已是發矣此說已差又發而中節方謂之和今日得所謂和然後發而中節亦似顛倒

說了記得龜山似有此意恐亦誤矣中和未易識亦是嚇人此論著實做處不論難識易識也

答胡季隨

所示問答皆極詳矣然似皆未嘗精思實踐而多出於一時率然之言故紛紜繳繞而卒無定說也夫謂未發之前不可著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求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以熹觀之凡此數條本無甚異善學者觀之自有以見其不可偏廢不至如此紛紜競辨也細看其間却有一段

名者說得平正的確頗中諸說之病不知曾細考之否

答胡季隨

彼中議論大畧有三種病一是高二是遠三是煩碎以此之故都離却本文說來說去都不記得元是說甚底但能放低著實依本分依次序做工夫又自當去此病也

答胡季隨

南軒集誤字已爲檢勘今却附還其間空字向來固已直書尤延之見之以爲無益而賈怨不若刊去今亦不必補後人讀之自當默喻也但序文後段若欲刪去即不成文字兼此書誤本之傳不但書坊而已黃州印本亦多有舊來文字不唯無益而反爲累若不如是說破將來必起學者之疑故區區特詳言之其意極爲懇到不知何所惡而

欲去之耶且世之所貴乎南軒之文者以其發明義理之精而非以其文詞之富也今乃不問其得失是非而唯務多取又欲刪去序文緊切意思竊恐未免乎世俗之見而非南軒所以望乎後學之意試更思之若必欲盡收其文則此序意不相當自不必用須別作一序以破此序之說乃可耳若改而用之非惟熹以爲不然南軒有靈亦必憤歎於泉下也久不聞講論之益深以懷想前日諸賢相繼逝去後來未有接續所望於季隨實不勝其懃懃今觀此事竊疑其用力之不篤也更願勉旃以副所望千萬千萬至扣至扣

答胡季隨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欵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

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
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
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貞
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頗
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
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
悠久也

答胡季隨

熹衰病之餘幸安祠祿誤恩起廢非所克堪已力懇辭未
知可得與否自度尪殘決是不堪繁劇又况蹤跡孤危恐
亦無以行其職業後日別致紛紛又如衡陽轉動不得出
門一步更須審處也但今年病軀衰瘁殊甚秋中又有哭

女之悲轉覺不可支吾矣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閑中却覺
看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
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畧
向亦以一本浼叔綱計必見之今乃聞其有亡奴之厄計
此必亦已失去矣別徃一本并南軒集幸收之也所喻克
己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排之似是未得用工要領處
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
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
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亦曰以性之理節其情
而不一之於流動之域耳以意逆志而不以詞害焉似亦
無甚害也不遷怒當如二先生說無可疑者不貳過亦唯

程張得之而橫渠所謂歎於已者不使萌於再語尤精約也宋漕所委記文屢欲爲之而夏秋以來一向爲女子病勢驚人不得措詞兼觀其所喻爲教者不過舉子事業亦有難措詞者故因循至此今病方小愈未堪思慮勢當小須後也因邵武便草草布此復託象之致之目昏未能他及惟以時進德自愛爲禱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

開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絕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盡情極論以求真是之歸尚此恨恨耳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

徒亦有來此者折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已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王氏中說最是渠輩所尊信依倣以爲眼目者不知所論者云何復良之說則程子已盡之不知別有何疑因書須詳及之乃可下語也

答胡季隨

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何故於此等處尚更有疑向見意思大段寬緩而讀書不務精熟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今乃果然良復之義正當思惟方見親切別紙諸疑正當解釋方得分明今乃曰才涉思惟便不親切又云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

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說耶來書譏項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曉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手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君舉奏對上問以讀書之法不知其對云何也

答胡季隨

怯字
恐誤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

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未祛處只求
諸心思索有空礙處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
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
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
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
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
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貞得聖賢用工緊要處
但其間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釋凍解
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
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於理皆透徹而所
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急迫
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厭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克

於尤悔其工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
大特荅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
者須常令胷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
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悔尤則途
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悔
尤則胷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
學矣

此一條嘗以示諸朋友有輔漢卿者下語云灑然冰解凍
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
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着
力過捺苟免顯然尤悔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
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須常令胷中

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
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
不是一旦牽彊著力做得今湖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迫
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飮而俟其自得未爲不是但欠
窮理一節工夫耳答者乃云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
却是不原其本而彊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
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已欺
人求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
臺須大做根脚方得恐大其心有時却無收斂績密底
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
績密

答語無病然不知如何地得開闊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大時荅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荅之曰敬是治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

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
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
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荅曰前一段其意之
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
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
非遷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
矣

遺書說釋氏有直內無方外者是游定夫所記恐有差誤
東見錄中別有一段說既無方外則其直內者豈有是也
語意始圓可細考之未可如此逞快率然批判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
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却有曰釋氏只

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

答語甚善

論程子說釋氏不知止是以吾學所謂止者而言又云釋氏到止處是以彼所謂止者而言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一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

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於廣聞見而已須精深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於說空說悟之弊矣大特答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

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喻之
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於一偏
矣

執經而問者知爲已則所以聞道者不外乎此不然則雖
六經皆通亦但爲廣聞見而已問者似有此意然見得未
分明故說不出答者之云却似無干涉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嚮竊謂
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嚮而後根本可培壅不然恐無入
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嚮猶作室
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即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
收得放心後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問者畧見此意而不能達之於言答者却答不著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注解只要時時將來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常覺也

學者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於物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言昧天性而歸於凡愚何也大時荅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

者感物而動爾樂記曰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動爲得也更望垂誨大時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於物也人化於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味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
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
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
內感不是外面將一箇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真更不說
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
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
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
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
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
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始亦與先賢之意相爲

表裏云爾

此兩條問者知其可疑不易見得如此但見得未明不能
發之於言耳答者乃是不得其說而彊言之故其言粗橫
而無理想見於心亦必有自矜不過處只得如此撐拄將
去也五峯云昧天性感物而動故問者云五峯乃專以感
以反其語而動為昧天性於五峯本說未見其異答者乃責
聖愚之別與五峯語意不同而答者但云觀其下文明白無
如此則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不言其所以明白而不可
易者為如何又謂樂記兩句亦有何好而不言其所以不可
好之故及引程子四條則又與問者所疑了無干涉但欲
以虛眩恐喝而下之安得不謂之蠱橫無理而撐拄彌縫
乎今且無論其他而以胡氏之語頂時與廣仲書常論之
章明有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之語頃時與廣仲書常論之
矣不知今當以文定為是乎五峯為是乎要之此等處在
季隨誠有難言者與其曲為辨論而益顯其誤不若付其
是非於公論而我 須知感物而動者聖愚之所同但衆人
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天性故其動也節聖人盡天
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文義之失猶是小

病却是自欺彊說乃心腹膏肓之疾他人鍼藥所不能及
須是早自覺悟醫治不可因循揜諱而忌扁鵲之言也

荅胡季隨

所喻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
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喻其言欲以灑落爲始學之
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
則又析爲兩段而謂前段可以著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
曾看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
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爲之說也大率講論文字須且
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
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
有歸著矣是乃徒爲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爲講學

李奎
卷五
三十三
江陵

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于
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灑落
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
乃是踈畧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
實灑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
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
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又遠須自有
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
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
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
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
之嘗言也顏曾以上都無此等語子思孟子樂記知言之

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污著木契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於此兩段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語者幸早報及也

荅胡季隨

熹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交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會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

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弁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
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
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
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著實子細推
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望

荅沈有開

垂諭所以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間者甚悉既荷不
鄙又幸其警益之深也嘗竊妄謂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
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躡
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
於見聞俛俛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竊窺賢者之所志
與其所聞計其同異之間其必有所處矣恨未得相與往

還上下其說以卒究其所窮也。因來更望時有以警告之實孤陋之深望。至於慨念吾黨之凋零而欲以進為撫世為不肖者之責。此則賢者之失言而非區區之所敢承也。

答高應朝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恠異竒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為己之實也。只如三段所舉諸書大指。雖同然恐亦須更令子細看得。逐段各有下落。方能浹洽通貫。有得力處。若只如此儻侗看了便休。却

恐只是粗謾政使便做得成亦是捺生做熟又遠畢竟無意味也

答石天民

平生爲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議論與此不相似心竊恠之昨在丹丘見誠之直說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與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擯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熹竊以爲今日之病唯此爲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爲吾患也

答沈叔晦

衰病如昨無足言者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

既其實尤佩警切之戒但區區平日躬所不逮之言與此殊不相似識者當自無疑惟是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麻沙所刻呂兄文字貞僞相半書坊嗜利非閑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語但能爲之太息而已若大事記則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者有補於世教區區流傳之意本不爲伯恭計况門外之紛紛者乎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

愈也况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沈叔晦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惟媮惰何以及此况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喻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顧以不鄙見屬之厚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便自可以見貞是之所
在向後用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

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徃徃嗜簡易而憚精
詳樂渾全而畏剖折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
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此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
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
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
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
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
者甚衆甚衆

與沈叔晦

熹衰病之餘扶曳至此少時爲吏於此接壤頗聞其民俗
利病謂或可以少效區區既至乃殊無下手處頃來豐丈
過此亦以一二事爲寄亦其俗之所甚病今亦未有以報

朝廷向來蠲減僅有其名而今乃欲責其實且許郡守自
列因得條上一二未知得見從否亦知今日上下艱窘不
敢究言然度已是難施行矣欲行經界半年議尚未定若
得遂行却須揀得分數然病久證壞要非一藥所能支也
奈何奈何因便附此問訊有以見教願悉聞之正遠唯冀
以時加衛以慰吾黨之望不宣

答沈叔晦

克已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
喻愈詳密無疑矣

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虚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
它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
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觀看則下梢只得周

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
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
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
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
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
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
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
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
卦之外也

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
功之效如此有得文義方通來喻糾紛殊不可曉也

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智自是智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考異

答劉李章未盡善也

云

必有未盡善之處矣

此後若有若

曰聖人垂象終是微有不同則當別論儻樂以觀之則似太重矣如何

令尹子文之忠

云

亦有不盡之意矣

此後竊詳本文

之意似不如此恐是看得仁字與忠清事俱重不曾分別求之遂至疑於太過如何

膚受之愬不行焉

云

亦未遽至此

未字一本作不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